

渔坛风物

王辰美山朋书



贾献华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渔坛风物

张美山题



贾献华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画坛风流/贾献华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2.8
(宁新主编)

ISBN 987-7-5059-7775-4

I. ①画… II. ①贾… III. ①画家-生平事迹-中国-当代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99212号

书 名	画坛风流
著 者	贾献华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邓友女
印 刷	北京航天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25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059-7775-4
总 定 价	280.00元 本册56.00元

你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前面的话

认识吴山明教授,是从他的画开始的。

我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由于工作关系,虽然接触面较广,但隔行如隔山,对于书画艺术还是了解不多的。

我的家乡义乌,因小商品和大市场而名闻天下。由此,也迎来了四方宾朋。同样,国内外的艺术家们也都喜欢到义乌走一走、看一看。二十多年前,我受命前往义乌黄大祠报道一个全省名家作品展,第一次看到了吴山明先生的意笔人物画,就独钟他的艺术。那时,自己对博大精深的中国画不甚了解,但我就是喜欢吴山明教授与众不同的线条和水墨创作出来的人物画。画展办了三天,我一连去观看了三天,就看他一个人的作品。

1995年的金秋季节,“山明美术馆”在吴教授的家乡浦江落成,我驱车前往参观,在挤满人群的展厅里感到很震撼,对吴山明先生这个熟记在心的人简直不敢相信,墙上的一幅幅佳构杰作不知他是如何创作出来的?

这次浦江之行,改变了我以往的一些看法。自己一直以为,许多从政者工于心计和权术,往往不懂艺术。而当时浦江县的领导却很有眼界,给在世艺术家建造美术馆,是要有很大气魄的。无论什么样的辉煌,都不能与艺术的辉煌相提并论。当地决策者高瞻远瞩和恩泽后人的举动,将与“山明美术馆”一样熠熠生辉,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新世纪的曙光,照亮了通向艺术的光明之路。庚辰龙年,我在省作协领导的引荐下,在美丽的西子湖畔,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吴山明教授。众里寻他千百度,没想到从相识到相知,真正是一见如故。上苍在冥冥之中似乎早有安排,与他相识一定是天赐的缘份。吴山明先生胸怀广阔,知识渊博,他十分厚爱后学,给我以很大的教益,丰富的不仅是学养,还有生活。新闻工作很忙碌,像个旋转的陀螺总也停不下来。正是吴山明教授的教诲、指点

和引领,使我明白了一个人除了工作,还应该生活有生活,艺术有艺术等等。通过与他的交往,也使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我因有他这样的朋友而光荣。也是他,带给了我一个全新的世界!

从此,我不敢懈怠,吴山明教授给了我很多建议,使我先后出版了多部著作,全部由他题字书名。与他交往,是我一生中不可多得的幸福。他不仅送给了我不同时期的许多精品,我的收藏,因他的作品而丰富;同时,他还让我认识了画坛上的许多名师大家,把我引进了一个魅力无穷的全新领域,生活因此而精彩。这部著作就是我的感恩礼物,谨献给我的良师益友——吴山明教授。

是为序。

贾献华

2012年7月21日

目 录

大乘气象

- 观吴山明艺术有感 1

- 八面厅里遇王征 27

雁荡山水育俊杰

- 记浙派著名画家周仓米 51

他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

- 记原金华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义乌画院院长汪苗先生 63

- 大画家陈永锵 83

用艺术诠释对生命的理解

- 记浙派著名人物画家程宝泓 97

富春江之虹

- 记河北省山水画研究会名誉会长江枫 117

永留史册的江南风情画卷

- 记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李子侯 129

别样的艺术情怀

- 记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徐家昌 149

他始终坚守的是传统

- 记美籍华人艺术家朱称俊 165

浑厚苍拙 逸趣无穷

- 记浙派著名花鸟画家王秉初 179

雪域高原的雄鹰

- 记成都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赖运华 187

两代风流铸忠诚

- 记海派名家钱大礼先生 211

- 九峰山人书画家郑竹三 219

大家风范

- 记原杭州市美协主席、中国美术学院教授顾生岳 233

色墨交辉 一味霸悍

- 记中国大写意花鸟画家何水法先生 255

大乘气象

——观吴山明艺术有感

吴山明，一个熟记在心的人名字。

并非由于他是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副院长、中国美协理事、浙江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杭州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担任过国务院美术类优秀专家补贴评委并是终身享受者以及西泠等众多书画院院长这些头衔的关系。当然，吴山明其所形成的地位是由其杰出的艺术成就奠定的。

我以仰观高山的虔诚独钟吴山明和他的艺术，离不开三百年前本家老兄贾平凹和当今文坛骁将陈军先生对我的影响。在一个金风吹醒红叶的日子里，我赴欧洲参加中国巴黎文化节活动，虽然离开故土才半月，却有如隔三秋之感。有一天，我从新华社驻欧洲分社拿到了一份中文版的《欧洲中国时报》，在副刊上看到了陈军先生的大作“贾平凹题像记趣”一文，感到十分亲切。

观文如见其人。陈军先生在文中说，“鬼才”贾平凹从长安前往江南，游毕西湖，要陈军先生陪同前往拜访心仪已久的大画家吴山明先生。“君子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贾平凹虽身处古城西安，却已知“浙派”人物画的领军人物吴山明为黄宾虹造像并三易其稿，早想在画面上一睹大师的风采。说巧，真乃天遂人愿也。走进西子湖畔吴山明教授的画室，只见墙上高悬一六尺整幅大画，侧壁是同样尺寸的两帧画稿。画中的宾虹老人正从湿润朦胧之境走来，飘飘然呈羽化登仙状。独具慧眼的贾平凹惊叹道：“真不知这般大画咋做出来的，古越地海风山骨，艺术多秀中有骨，真气淋漓呵！”自古以文会友，陈军看出他的心思，建议贾平凹为宾虹老造像题记。贾平凹顺水推舟，取过一画，欣然命笔：“丙子岁秋，在杭州遇吴山明教授夫妇，吴赤面白发，气息饱满，是大造之人，在素春斋吃罢饭，返其所观画，壁有黄宾虹之像，

畫

如活人出壁，又观数幅草图，叹画家之艰辛认真，吴则以其一张赠我，令我大喜过望。虽是草图，然也是上品，从中可见先生之艺术也。”

贾平凹题毕，又从侧壁取过一画，洋洋洒洒一气呵成，乐得陈军合不拢嘴。题曰——

山明教授为黄宾虹造像，作草图三幅。赠我一幅，赠陈军一幅。陈军所得之头逼真，然我所得之衣著妙。今夜夺教授之美物，实为强盗。教授痛煞，吾辈则独喜。数百年后，若有人见教授一面，又得寻平凹陈军，世上宾虹造像真三也。

贾平凹意犹未尽，再取一画，继续笔走龙蛇——

宾虹大师逝后 40 年，山明先生为其造像，吾今夜初见，嗒然若失自身；吾虽未见大师，却觉正是大师。大师立于江南西湖，湿润朦胧，真气淋漓。此画草稿有二，一幅吾藏，一幅陈军存，大师南国北国共奉，先生之画艺江头江尾同赏。

吴山明教授一直驻足观望，等贾平凹落墨搁笔，大喜过望，特以上乘佳品龙井待客。宾客品茗畅怀，其情融融，其乐无穷。最开心者当属空手夺宝者陈军，他在其佳作结尾处是这样写的：“索画非英雄，巧取真丈夫！”

对此我想，物有所值，然而，物是一定有所归的。这一切，一定是上苍的刻意安排。吴山明先生胸襟广阔，坦荡以对；平凹兄学富五车，才智过人；陈军先生思路敏捷，激扬文字。“贾平凹题像记趣”一文不仅在欧美，而且在香港《大公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国内外几十家报刊上都作了转载。就这样，从一代画圣黄宾虹引出了一段大画家和名作家交往的佳话，在世界画坛和文坛上引起了轰动。

我从欧洲回来后，先后多次前往杭州专程拜访了吴山明教授，从相识到相知，逐渐了解到了其壮阔的艺术人生和非同凡响的杰出成就。

1941 年，吴山明出生于浦江吴莱山下的前吴村。浦江县地处浙江中部，自公元 195 年的东汉兴平二年建县至今已有 1800 多年的历史。在这块钟灵毓秀的土地上，历代名人辈出，享有“文化之邦”、“书画之乡”的美誉，宋元明清的方凤、柳贯、吴莱、宋濂、戴良、倪仁吉、蒋兴俦、戴殿泗等和上世纪新文化运动以后涌现出来的张书旂、吴弗之、张振铎、曹聚仁、石西民、方增先等都是浦江人，这座山清水秀的江南古县城因这些名人而光荣。吴山明有幸生于斯，长于斯。前吴村共有 500 余户村民，都是吴莱的后裔。元代大儒吴莱乃宋濂之师，传说宋濂十分敬畏先生，由于家贫无从置书，常往吴莱处借书来抄。“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叹。”借书要还，又“负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最后终于被明太祖推崇为开国文臣之首。吴莱山就因吴莱曾在此隐居而得名。吴氏一

门,乃书香世家。吴山明与大画家吴茆之虽然年龄相差较大,却系同宗同族。吴茆之离家较早,其侄孙吴战垒与吴山明是小伙伴,大家同处一座白墙黑瓦的民居里,直至这民居有一年不慎毁于一场大火。从此,那儿的大块残墙,三合土拍打而成的地面,还有烧毁房梁剩下的木炭,那一切都吸引着吴山明和伙伴们去尽情地玩耍和不停地涂鸦画画,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自古才子多磨难。同样,可以说吴山明又是不幸的,就在他五岁时,母亲因难产倍受折磨。弥留之际,母亲把小山明叫到床前,艰难地从枕头下摸出五块银元,颤抖地放到了儿子的小手上,越握越紧,最后母亲的手还是松开了,带着深深的歉疚和无限的眷恋离开了人世。这是母亲留给山明最后的记忆。从此,这个五岁的孩子永远失去了母爱。

山明的父亲是一位秉性耿直的读书人,年轻时游历广泛,曾担任过杭州学生会主席,后在报社当记者,亲眼目睹了“五卅”惨案,凭着一腔热血,愤笔疾书,写出了《二十世纪中国现实之黑现状》一书,文笔犀利,影响深远。抗战期间,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与其他热血青年一样,毅然投笔从戎,在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三厅任职过一段时间,还参与起草了《保卫大武汉》宣言。之后,又先后出任过庆元县和青田县的县长。当他看到执政当局腐败无能、百姓大众苦难无边的客观现实时,于1946年愤然离职并退出了国民党。

母亲早亡,父亲在外奔走很少回家,吴山明和姐姐吴清清被分别寄养到了亲戚家中。亲人都不在身边,缺少一般儿童应有的家庭温暖,在无数个寂静的夜晚,小山明仰望天空,细数着夜幕中的星星,感到十分孤独和无助。

好在,天资聪颖的吴山明不知是遗传基因的关系,还是得益于家乡的文化传承,在蒙童时期就表现出了在绘画方面的天赋。他喜欢整天写字画画。吴茆山前有一条蜿蜒而下的小溪从村前绕过,清澈见底的水中可见鱼虾游动,其他小孩都会跳进水中嬉戏玩耍,唯有吴山明常常坐在溪边的巨石上,观察着周围的一切,思索着溪边那座青石牌坊,与那名曰“思古堂”的古宅。

村中有一段鹅卵石铺就的小道,吴山明每天沿着这条路去广明小学读书。在这里,他有幸遇到了教美术的潘先生。画乡浦江,人才济济。潘老师毕业于中央大学艺术系,是徐悲鸿、张书旂的学生,学有所成后留恋乡土不愿意在外发展,于是返回家乡在校里挂了个乡小校长之职,平常喜欢作画导戏,日子过得清闲而自在。潘先生十分喜欢绘画悟性极高的吴山明,鼓励他在现代社戏中扮演角色,以启迪智性。

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历史古迹及文化遗存,在江南遍地皆是。就在前吴村外,有个古老的寺庙叫做“明德寺”,据说里边的和尚没有遵守德行,做了一些伤风败俗的事情,于是被村民们赶跑了。这个寺庙



虽已破败,但仍留有大量的残墙壁画,多是些八仙过海之类的民间传说和佛教故事。吴山明在放学后,就喜欢与小伙伴们往明德寺的废墟里跑,不停地画啊画,过往行人无不啧啧称奇。明德寺的殿下有一条神秘的地道和一个地下室,吴山明和小朋友们常在那里转悠,在捉迷藏时能挖出一些印有纹饰的古砖,吴山明十分喜欢这些原始的艺术品,他会长时间凝视上面流畅的线条和古朴的造型,并小心翼翼地将它拓印在桃花纸上,作为礼品分赠给其他小伙伴。

吴山明最早的艺术启蒙还有源远流长的家乡民间艺术。浦江剪纸、板龙灯、根雕、乱弹、编扎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上的“五子登科”、“龙凤呈祥”、“福禄寿喜”、“刘海戏金蟾”、“鲤鱼跳龙门”等传统绘画题材以及其他山水花鸟图案,都给小画家吴山明以启发,深深地触动了潜藏在他心灵深处的艺术情愫,在有意无意间为他以后的厚积薄发奠定了基础。

在结束黑暗统治的政权更迭前夕,吴山明和姐姐被父亲接到了杭州。柳浪闻莺不远处的红门局里有弄堂小洋房,里边住着两户人家,共用一口清澈见底的水井。吴山明一家住在底层一楼,是潘天寿家转租给他们的。楼上住的是同乡同族、画坛前辈吴弗之一家。吴弗之擅长意笔花鸟,间作山水、人物、走兽,素有诗、书、画“三绝”之称。他的早年画风深受吴昌硕大写意影响,得缶庐之精髓;后吸收青藤、白阳、石涛、李鱓诸家,自辟蹊径,形成丰润郁勃、婀娜多姿的独特风格,在画史、画论和字画鉴赏上都有精深的造诣,是名重海内外的知名教授。潘天寿、诸乐三等诸位大家经常上门谈画论艺,与吴弗之切磋人生。吴山明有时会静静地立在一旁,专注地听他们谈话。有一段时期,三位长者经常聚首,把收集来的一大摞明清字画轮番挂在墙上,逐一加以评点,每有不同看法,吴弗之和诸乐三都会坚持己见,常起争执,最后总是由德高望重的潘天寿先生拍板定夺。就这样,几年下来,前辈们为中国美术学院购进、鉴别了近千幅明清书画珍品,为后来者积累了一笔用金钱难以衡量的宝贵财富。在这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中,吴山明增加了见识,开阔了视野。

机会的大门总是向着莘莘学子敞开的。吴山明通过中学入学统考,跨进了杭州第二中学的大门。在这里,他遇见了人生中第二位美术教师沈萍初。虽很少见先生作画,但这位老师对美术理论颇有见解,还非常注重对美术人才的培养,只要他发现美术尖子想画画,就会主动帮他去请假,给予特殊照顾,让他有时间画素描和写生。当时与吴山明画得一样好的学生还有很多,但沈先生独具慧眼,在众多学生中发现了吴山明,认为这孩子虽稚嫩,但有艺术灵性,蕴藏着发展的潜质。在沈老师的悉心教育下,使得吴山明这个乡下来的孩子很快在众多学生中脱颖而出,并担任了班里的美术课

代表。这期间,吴山明还有一次奇遇。一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吴山明和同学们去宝石山搞队日活动,回来时在山下碰到了一位留着长须、头戴圆帽、身着长衫、拄着手杖、面容慈祥的老人,正在聚精会神地画着速写。孩子们立即一拥而上,围了过去,并推着吴山明嚷嚷:“爷爷,老爷爷,这是我们的画家。”老人开心地笑了,慈爱地摸了一下吴山明的头:“好,画画好!”两年后吴山明考进附中才知道,这位和蔼可亲的长者就是一代大师黄宾虹。回想起来尽管老人当时的名望已很高,其艺术成就无人可以比肩,但他还是如此认真地搜尽奇峰打草稿,确令后学们感叹不已。几十年过去了,仍不能忘怀的那一幕始终萦绕在吴山明的脑际,而且越来越清晰,挥之不去。终于有一天,吴山明再也抑制不住创作的冲动,三易其稿,创作出了意笔人物画《胸怀五岳——黄宾虹像》以及《一览众山小——潘天寿像》(中国美术馆收藏),为当代美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引申出了后来文坛翘楚和画坛大家唱和的一段趣闻。

当年吴山明一个乡下孩子,能够一步步登入艺术殿堂,与前辈的启蒙引领不无关系。吴山明和吴葑之同住一座墙门,先生忙于教学和艺术创作活动,所以对非分内事关注不多。有一天吴葑之下班回家,见家门口水泥地上画了许多画,题材有漫画、奔马、菩萨等,像模像样。感到好奇的吴葑之发现了趴在地下用墙灰画画的小山明,于是把他叫到了书房,要吴山明好好地画一张画给他看看。小家伙并不胆怯,一气呵成画了一幅描绘队日活动野营场面的淡彩钢笔画。吴葑之看后赞道:“画得不错,小朋友就要画自己想出来的东西。”从此以后,吴葑之十分关心吴山明的进步,并不时给予一些指点。后来,先生又动员吴山明父亲让儿子去报考中国美术学院附中。

当时报考的人很多,也很严格,每二十多名考生才录取一人。试题是一张素描和一张创作,静物是一只茶杯半个西瓜。吴山明非常认真仔细地画完素描,又创作了一幅以队日活动为题材的作品《野营》。正是这张受到过吴葑之赏识的队日活动题材帮了吴山明的忙。评卷老师认为,吴山明通过亲身经历,画出了少年儿童特有的生活感受,其对事物的敏感和悟性难能可贵,所以一致评了高分。

这一年是1955年。吴山明跨进美院附中的大门之后,接受的是潘天寿提倡的边学书法边学传统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的基础训练,并关注东西方造型能力的培养。严格的教育、严谨的学风和良好的氛围,使吴山明不敢有半点的分心和懈怠,他每天清晨五点起床,整日不停地利用空隙练速写。在马玉如、徐永祥等一批优秀老师的教诲下,四年中不知写秃了多少支笔,连中指都磨出了老茧,终于以优秀生的身份,实现了迈进中国美术学院继续深造的梦想。

畫



可谓是天赐良机。吴山明进入美院时,正逢中国人物画界通过数年探索创新,出现不同艺术流派百花争放的良好局面。中国美术学院涌现出了以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为代表的浙派人物画群体,在整个画坛上自成面貌,独领风骚。绿荫覆盖的校园,是学子们汲取养分的精神家园。当时潘天寿、吴弗之等首创了中国画人物、山水、花鸟、书法的分科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强调中国画教学的独立性,强调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强调中国画笔墨造型,强调教书又育人,提倡人格教育。吴山明在附中读二年级时,就曾与同学联手创作出了一套民间故事连环画,并发表在天津的《连环画报》上。正是在这人生道路上的初步成功,促使吴山明进入大学的校门后作出了中国人物画的选择。

在接受整整五年的系统教育中,吴山明非常重视临摹课,他在临摹中感受到了传统绘画之线性特色与艺术魅力,迷恋于线的用笔的形式美。临摹是一种直观教学,要求笔意对路,深入地去领会摹本精神。吴山明先从兼工带写入手,接触了大量汉、魏、唐代的壁画,又注重对历代名家作品整体风格和特点的把握,分析了用线的类型、特色,线的整体气势,形与神的表现特点等,反复研究了梁楷、石恪,直至华岩、闵贞、任颐、任薰等个性较强的作品。在此同时,吴山明还把目光转向了梁楷之后七百年的任伯年。吴山明认为,梁楷等的功绩在于将水墨引入人物画,创出了水墨大写意简笔画这种新形式;而任伯年则把水墨人物画拉回到现实生活里,以其杰出的才华和精湛的技巧给历史留下了真正“形神兼备”的经典之作。吴山明以拓荒者的执着走进了历史,走进了传统。然而,他的可贵之处又在于并不沉湎于昨日的成就,在汲取前人艺术精华的基础上又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艺术之路。吴山明在大学三年级时,参加了一次社会实践活动,回来后创作出了国画《飞雪迎春》,描述的是一群农村干部开完会,迎着漫天飞舞的雪花,正在雪地上喜滋滋地走着,其中两人呵着热气相互点烟,火光映照已发出嫩芽的桑树林和稻草堆,平添了瑞雪兆丰年的丝丝暖意。专家们一致认为此画构图很有时代气息,人物相叠体现了中国透视的特色,人、雪、景相互交融,其层次感把握得恰到好处,这样一幅佳作竟出自一位在校学生之手,实在令人难以想象。此画在当时最权威的专业刊物《美术》上发表后,在全国专业界引起了关注。因为在当年,一个年轻学子在《美术》上发表作品是很难得的事。

光阴荏苒,吴山明在中国美术学院这所艺术殿堂里不知不觉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五个年头。毕业前夕,系主任布置任务,让他与其他两位同学去龙井梅坞,给担任支部书记的全国劳模卢镇豪绘制家史连环画。吴山明一行在梅坞呆了一个月,与卢镇豪同吃同住同劳动,在熬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

之后,终于创作出了《卢镇豪家史》,开了用连环画这种形式作为毕业作品的先河。在把这册连环画选送到北京参加大学生毕业联展时,好评如潮。当时的副总理陈毅看了后给予了充分肯定:“大学生能以连环画作为毕业创作,把普及形式作为大学创作来对待,是一条很好的路子。”此套组画又一次在《美术》发表,再次受到关注。

中国美术学院汇聚了无数的艺术精英,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永恒的标杆。1964年,吴山明凭借实力和优异成绩被留校任教,开始了教书育人的生涯。他在认真研究自成体系和面貌的浙派人物画的同时,开始尝试着革新的路子。当年在文化部举办的一次“援越抗美”美术作品展览活动中,吴山明一气创作了三幅丈二匹的大画,他大胆地汲取了越南磨漆画浓重而丰富的色彩感觉,巧妙地将其与浙派人物画的水墨技法和略加夸张的人物造型糅合在了一起,以大块重墨为基调,大面积地赋以黄色、蓝色和红色,画面气势强烈,雄浑大气。这是吴山明继《飞雪迎春》和《卢镇豪家史》之后的又一次艺术造诣的飞跃,倍受同行赞扬。

但是不久,一场文化浩劫从天而降,先生们或靠边,或被打倒。吴山明远离政治漩涡,利用这不可多得的时间空隙,心无旁骛,潜心作画,创作了大量的人物画、连环画和文学插图,始终默默地在艺术的道路上不停地攀登。那一年,吴山明和徐永祥等老师应新疆美协邀请,赴边陲讲学与写生。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吴山明画出了100多幅人物肖像画和数百幅速写,这些作品挥洒自如,内涵丰富,技法娴熟,可以说吴山明在创作上又跨入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度。回到杭州后,吴山明举办了赴新疆作品汇报展,因为是文革后期难得的第一次教师写生展,很受欢迎,尤其是周昌谷先生看后非常推崇。这时还发生了一个很意外的事件,吴山明自己最得意的三幅作品在展出期间被盗,虽然心疼,但也使他敏锐地感觉到,随着人们对艺术品的认同,美术界的春天即将来临。果然,随着1976年金秋的到来,广大知识分子的苦难岁月终于结束了,学校的教学秩序逐步恢复,吴山明脱颖而出,出任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人物画教研组组长。

吴山明推行的艺术表现形式是写生和创作。写生,是观察和记录自然和生活的手段;创作,则凭借回忆默写,依照凝思畅想后的艺术冲动,去寻求一种最为完美的艺术形式。为此,他总是利用教学之余,观钱江潮之汹涌澎湃,察四季风雨之自然状态,赴山东老区,登天山赴藏区,走滇南游海岛,领略老区人民、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傣族、白族、朝鲜族等不同民族瑰丽多彩的灿烂文化和风土人情,其足迹遍及天南海北,使他在艺术上成功地实现了一次次新的突破和超越。随着大量描写江南民俗风情的系列作品问世,吴山明实现了浙派传统写实手法向笔墨意趣的过渡。而他在边陲,在少数

畫

民族聚集地,则又捕捉到了一种比江南水乡更优雅、更清纯、更空灵恬淡的意境。吴山明曾数度深入藏区。清晨,他跟藏女一起去泉边汲水;中午,他和牧民共饮青稞美酒;醉了,就在蓝天白云下的草甸上美美地睡一觉。他用心去体验边陲生活,几乎日夜不停地画着速写,画着水墨写生,捕捉着藏民身上那种粗犷而野性的雕塑感,那种生命中原始的张力。吴山明也曾数次去甘南,拍了许多奇异的高原风光照。有一次他和同事在牧区发现了一位少妇,穿着很脏的藏袍,但美得令人震惊,令人无法描述那种超凡脱俗的精神升华。凭着艺术家对美的敏感,他和同事急忙打开相机,摄下了这浑然不知自身价值的高原女神。

虽然雪域高原的阳光晒黑了吴山明的皮肤,却也使他取得了丰硕的收获。返回学校之后,天津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速写集。这在文化劫难后难得见到的水墨速写集,很快一售而空,在整个画坛上引起了震动,英、日版《北京周刊》在封底转发了吴山明的许多水墨速写作品。这一时期,他的画风又有了新的变化。可以说,正是西藏之行,使他悟到了“水墨为上”的艺术禅机。为了回归高雅抒情的水墨世界,超越前人的水墨技法,闯出一条高水平运用水墨的新路,吴山明推陈出新,在用宿墨并在用水用胶的比例上做了反复的调整,使湿笔华滋中增添了苦涩苍健的韵味。在他的笔下,不仅有潇洒、秀美、水气淋漓、淡雅迷蒙的江南风情,还出现了概括而含蓄、凝重而深厚的西部人物图卷,这些别开生面的新作为新时期的美术发展吹响了冲锋的号角。

定格的一个个画面,使人常读常新。那《雪山雄鹰》中面容粗砺的藏民头像,似乎在向世人展示其豪迈坚韧的生命旅程;《古老的歌》,使人听到了冬不拉激越高亢的旋律;《阿坝农妇》安详的微笑,寄寓着对未来生活的期待和憧憬;《朝圣的老人》,分明就是一曲宗教的礼赞。这些系列化作品的主题如此深刻,不能不说是画家把他的立意隐藏起来的结果,不能不说是画家避免了直白的陈述,而是恰到好处地运用暗示、启迪、象征、含蓄、模糊等艺术手法的结果。吴山明在意笔人物画领域里的成功突破,给他带来很高的声誉。面对鲜花和掌声,吴山明很平静,他没有为此而陶醉,而是又开始了新的探求。

1989年,对于吴山明来说,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年头。他以自己的实力从副教授晋升为了教授,浙江电视台为他拍摄了专题片《画人物画的人物》,代表中国电视台送往日本进行了艺术交流。就在这一年的暑假里,吴山明借用同事的工作室,用两个月时间创作出了《吴山明意笔线描人物画集》一书的画稿。画集出版后,在整个中国画坛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评论家们都一致认为,吴山明这十多年对意笔人物画的突破和超越,是通过趋向简、趋向

静、趋向藏,从而进入趋向含蓄的艺术大道。他在笔锋、情绪、意蕴之中达到的含蓄,是一种精神的内力,是老练和大度的气象。在其作品中,可以读到外在的风情与内在的人物精神层面的相互辉映,读到画家对自然生命尊严的崇高礼赞。

通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吴山明在当代意笔人物画领域融入宿墨法与渍墨法,拓展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新的境界。他的作品被国内外著名收藏家及美术馆收藏,并先后在日本、美国、加拿大、巴西、德国、法国、泰国、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展出,倍受青睐。吴山明用本民族娴熟的绘画语言与世界对话,为中西文化艺术交流做出了新的贡献。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吴山明曾二度出使新加坡,举办个人画展和讲学。当时那里高水平的人物画家还很少见,新加坡文化部和教育部的官员参观后给予很高的礼待,盛邀吴山明参加新加坡的国庆观礼,并和新加坡一位名画家一起为国家级的美术年展做示范。在此同时,吴山明还为新加坡大学开了讲座。同学们反映他授课有问必答,毫无保留,真正见识了一流的水墨人物画技法,见识了水墨人物画名家的高尚情怀和大家风范。新加坡国家电视台还专题转播了他为一位友人画像的全过程。只见吴山明濡墨挥毫,仅用六分钟就准确地勾勒出一幅白描肖像,不但栩栩如生,而且洋溢着浓郁的笔墨情趣。吴山明被有关方面称赞为是中新两国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这次交流,促成了一批新加坡学生来中国美术学院进修留学。

在开展艺术交流活动中,吴山明和画坛前辈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香港,是我国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吴山明第一次前往香港,就是与艺术大师陆俨少及赵宗藻先生一起带着中国美院一批名家画作去举办画展的。在维多利亚港不远处的一座别墅里,吴山明见到了岭南派的代表人物赵少昂先生。那天,老人接过《吴山明画集》,仔细翻阅了整整四十分钟,对书中的116幅作品逐一进行了点评,最后盛赞道:“可以说,吴先生的每幅作品都是创造,我为潘天寿等先生培养出像你这样的画家而高兴!真是难得!”同样,吴山明也来了兴致,相约第二天去给赵先生画了一幅国画肖像,这幅画后来与徐悲鸿的作品一起,悬挂在赵老的书房里。

东瀛日本,是吴山明教授常去的地方。有一次在东京办画展,来了一位八十八岁的长者,谦逊地执弟子礼,一边将吴山明等一行请到银座的一家酒店,又是献茶,又是敬酒,口口声声叫吴山明为“老师”,弄得吴山明不知所措。后来才搞明白,这位长者叫龙泽鹅香,是日本松桥画会会长,曾随日本艺术代表团到中国访问,吴山明当场画了一幅《王羲之》作为礼品相赠。龙泽鹅香回国后,立即将这幅作品拿到了全日本发行的《兰亭》杂志封面上刊登,原作则挂在家中,遇客便称吴山明为先生,对吴山明推崇万分。

書畫

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东西方艺术的表现形式大不相同。然而,对于美的认识却是相通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吴山明应德国汉堡艺术学院邀请前去讲学并举办画展,名声远播的老院长博格看了吴山明的画后评价很高,称赞道:“你的画与以前看到的中国画不一样,有一种东方民族的幽默感。”博格先生一生收藏甚丰,眼界很高,收藏艺术品的标准很严。但这一回,他特别喜欢的是吴山明西藏题材的泼墨小喇嘛,特地收藏了吴山明的两幅作品,并将其编排进自己的收藏精品选集中去。吴山明在德国发现西方人对中国画的线条很敏感,尤其对书法的用笔尤为关注,于是当场奋笔挥洒,顿时掌声雷动,让西方学者领教了“笔”的神韵。

作为成功的画家,既是对自己多年艰辛的回报,也是对时代的贡献。吴山明作为浙派人物画的领军人物之一,已经用自己的作品确立了他在画坛上的地位。同时,也以一幅幅自成面貌的经典杰作树立了浙派人物画又一种时代的标杆。他作为学院派画家,和他的许多同行一样,既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又具备高超的技艺修为,以逸格来除习气,显得格外生动,格外真诚,也格外轻松。换一句话说,吴山明作为教授,具有比一般画师们更多的文化积累。吴山明作为画家,又具有一般的文人所不能比拟的笔墨功底。吴山明就是在娴熟掌握造型能力的基础上,回归精神家园的,并在精神的家园里撷拾智珠慧果,或泼墨,或勾染,无论用情至深,还是笔意逍遥,较之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写意,却更为洒脱,更为轻捷。

追溯历史可以发现,中国水墨意笔人物画是个晚熟的画种。它是工笔人物画已经成熟后,在五代、宋代由石恪、梁楷等人的天才创造才初现曙光的。以后的七八百年间,很少出现过一个堪称大师的意笔人物画家,梁楷成了后人难以逾越的高峰。但这虽然是座巅峰,还是存在着美中不足。因为要讲意笔,首先是个“笔”字。“笔”在梁楷那个时代,与描画同义,所以,梁楷的意笔人物画法被称之为减笔描。可在元代之后,“笔”的含义成书写之意,即以书法性笔墨来描写物象。其次是“意”。“意”在第一层含义是物象之意,用以区别于工笔的具体细致;第二层意思是物象的精神;第三层内容则是画家自己的精神移入,包括情感抒发和个性体现等。总之,意笔人物画要求“忘形得意”,重点在“意”。所以说,意笔应该有四层含义,梁楷只得三层。他的那个时代还没提出“书法入画”的第四层观念。梁楷运用粗放的笔线与块面来作画,因此严格地说,梁楷虽然独领风骚七八百年,但他的许多作品还不是意笔人物画的极品。正因为古人未臻极致,才留下一座存有丰富蕴藏的金矿供今人去开采,吴山明与他的同伴们感到这是现代人物画家的福分。那么,要在哪些方面超越古人呢?一是笔墨上“笔”的超越;二是“意”的表现上的超越;三是题材上的超越。只要有一个人朝着这三个超越目标在

锲而不舍地攀登着,他就容易成功,这也许就是吴山明孜孜以追寻的境界。

众所周知,吴山明教授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在“笔”的层面上有了突破。他早年研习石恪、梁楷、闵贞、任伯年等古代写意人物画家的用笔,后来走进了黄宾虹大师的世界。吴山明从大师那里领悟到两种法宝:一是中锋用笔法;二是宿墨法与渍墨法。黄宾虹山水“浑厚华滋”,首先得益于中锋用笔。吴山明汲取其长,用于意笔人物画创作,使之中锋线条婀娜多姿刚健、变化多端,有了自己的笔力、笔势、笔趣和笔法。同时,吴山明借鉴黄宾虹的“宿墨法”,并大量使用他自己的水法,使墨线韵味与传统迥异。宿墨分子较粗,在生宣晕华和沉淀成特殊肌理,很有非同一般的凝重感,黄宾虹山水画的浑厚得益于此。而宿墨的奥妙又有赖于水法,其独创的水法使黄宾虹山水得华滋之美。吴山明在意笔人物画上的水法也很精妙,宿墨变化十分微妙地将“润”与“苍”融为一体,在当代水墨人物画坛上堪称独步。

黄宾虹是二十世纪的一座丰碑。吴山明为其造像,难怪要倾倒文人墨客。但吴山明还是走出了黄宾虹。不同于山水的人物画既要个性化塑造,又要做到“不似之似”、“忘形得意”,那是非常难的。在这方面,吴山明把握得很准确。他既不是像当今许多古装人物画从任伯年、陈老莲等人那里借用变形达意,也不像某些现代写意人物画从西方毕加索、莫迪里阿尼等人那里引进变形,而是直接从生活、从写生中创造独具一格的“不似之似”。通过对造型的提炼简化,使线条的挥写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线因行而生韵,形因线而生趣,墨因水而生滋,达到了不似之似的极佳传神效果,从而在“意”的表现上大别于古人。

波澜壮阔的生活是艺术家创作的源泉。可怜的梵高,虽然为后世留下了永恒而不朽的艺术,但在生前却没有饱餐过一顿。吴山明教授这一辈是幸运的。他在全身心投入他的意笔人物画时恰逢和平盛世。寄寓画家个性情感的写意层面,是与题材的选择密切相关的。在题材的拓展上,吴山明先生受惠于“浙派”的创作法。他长期坚持社会实践活动并多次到江南水乡与少数民族地区写生。所以,他的人物题材自然不同于只画古装人物和自我表现的当代意笔人物画。而是从生活中拓宽了意笔人物画的题材与主题。古代人物画由于造型能力不同于今人,在写意时不得不选择特征较强的事与物,因而限制画种的表现深度和广度。这也可说是时代性的局限,今人完全可以加以弥补。只有深刻领悟生活,提高表现力,才能拓展意笔人物画的题材面。在这方面,吴山明教授做到了。

1997年的春天来得比较早,在南方草长莺飞、百花吐蕊的清明时节,吴山明北上首都,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吴山明意笔人物画展”。在此同时,由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主任张立辰和中国画研究院院长刘勃舒主持了“吴山

畫